

灯下漫笔

诗路放歌

春韵里的中国

北方河

当沉睡的冰河传来炸裂的声响
起伏的土地
开始慢慢苏醒
迎春花吐出的第一缕花香
芬芳了长域内外
——大地蓄势而动

站在大河岸边
张开双臂 深呼吸
把破壳而出的春天喜迎
微风的田野里
庄稼的拔节声 和着鸟鸣
——正酝酿丰收的喜悦

蒙蒙春雨
滋润新绿的北国和江南
美丽乡村 柳绿花红
萌动山河的协奏中
春天的故事
——正演绎得精彩纷呈

浩浩荡荡东风
在古老大地上信马由缰
阅尽人间春景
一路一路次第花开
鲜艳着百年大变局的天空
——历史正彰显天道的丰盛

灿烂阳光涂彩华夏故园
悠久文明被春风揽入画屏
三山五岳 水墨丹青
千里江山 紫气东来
轻轻吹拂现代版的上河清明
——春韵中国 一碧万顷

从盘古开天到河图洛书
从诸子百家到四大发明
五千年春潮 豪迈奔涌
从秦皇汉武到唐宋宗祖
从英雄竞折腰到江山如此多娇
——九万里神州 大道其行

而今 春韵里的中国
宛若一幅恢宏的画卷
是现代与古老文明的交相辉映
春韵里的中国
已被装点得波澜壮阔
——天朗气清

扫一扫,听音频。
朗诵:胡江涛 配乐:随风



海棠花(外一首)

黎二愣

雪,还来不及抹去
融化在大地的泪水
所有的枯枝
还在等待春天赋予
你就紧贴枝杆,吐出红红的火焰
我知道,你拼尽全力从地底拱出来
以火红的花色
映暖我寒冷的春景
如当年
你总是先上床暖我的被窝

你素色一生,不涂脂抹粉
生命,没来得及打开花蕾
便凋零于荒山野岭
今日凌晨
我梦境开遍了火辣辣的海棠
我知道
这是你几十年唯一一次
用花来爱自己

红橘

柑橘林,被暮色淹没
那些缤纷飘零的柑橘叶
在春天里因失水而恍惚
唯有被季节遗忘的红橘,挂在林间
如举起生命的火炬
纵然掉落谷底,也腐烂成水
给春天湿润与养分

行走在晚霞的山野
踩爆草从里干裂的种子
爆破声碰撞着红橘
像阿娘的手,捻亮了黄昏的灯
照亮我,写给故乡的颂词

“业余诗人”白居易

侯发山

白居易少年聪慧。有一天,5岁的他正在家中玩耍,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在嚷嚷,他来到门外,原来是两个女邻居抱着一只母鸡争执不下,双方都说母鸡是自家的,围观者也不知道如何劝解。白居易说:“你们别吵了,把鸡放在地上,进了谁家的门,自然就是谁家的。”众人一听,都说这个办法好,“狗记千,猫记万,鸡子还记二里半”。两人就把母鸡放在地上,那母鸡挣脱了束缚,一溜小跑就进了东家的门。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西家的女邻居脸色通红地低头走了。

白居易勤政清廉。唐朝贞元年间,他在陕西周至当县令。刚上任不久,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为了打赢官司,赵乡绅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从田里挑了两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示,次日公开审案。第二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白居易升堂后问道:“你们哪个先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体(鱼)民啊!”白居易微微一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当朝律法各打40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用来救济贫苦百姓。至于勤政,杭州西子湖上的白堤便是极好的证明。

白居易是个官员,写诗是业余的,不是专业作家,但是他的诸多诗歌都成了不朽的名篇经典,就是因为他扎根社会底层,整天与老百姓打交道,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感悟,了解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写一些虚无缥缈或者是“以我为中心”的文章。现在文坛出了着大家,出不了名篇,恐怕与作家脱离生活有着极大的关系。《赋得古原草送别》《卖炭翁》《大林寺桃花》《忆江南》《长恨歌》《琵琶行》等,国人凡是进过学堂的,几乎

都能背诵下来,每逢下雪,文人们在一起小酌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吟诵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身上明显带着文人的风骨和气节,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笔带锋芒、尖锐凌厉、形象鲜明,令权豪色变。客观地讲,白居易在仕途上是很顺利的,虽然有几次挫折,但最终都被皇帝召回重用。唐穆宗时期,白居易就因看不惯穆宗的所作所为,请求离开长安,到外地做官,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与那时一些客居长安一心想当官的文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白居易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音调和谱,语言平易通俗,被称为“老妪能解”。他的诗歌很少用典以及晦涩难懂的句子,他每写出一首,先读给街坊邻居,如果他们听不懂,就再修改。正因如此,他的诗歌被广为传颂,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数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紫玉飘香(国画) 翟瑞兰

荐书架

《中国原生文明论》:解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胡珍珠

《中国原生文明论》是孙皓晖先生多年来主要文明史论著的集结,包括《原生文明》《国家时代》《文明新论》三部著述,凝聚了作者数十年来对中国文明发展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独特深入思考。

《原生文明》认为,中国原生文明的成长上升期在五帝-夏商周时期,轴心期为战国时期,而巅峰则为秦帝国。作者以“国家文明”为切入点,使用文明史的研究立场和方法重新发现历史,试图探寻中国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共识,发现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生命核心价值观,包括人才至上、强势生存、自觉求变、统一精神、法治精神等,以重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精神基础,树立对自身文明的精神信念。

《国家时代》从对中国当代社会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危机性焦虑出发,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

明在历史实践中的兴亡法则,揭示大国文明兴亡生灭的历史经验与深重教训。在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对照中,破除西方文明观带给中国人的思维定式,探寻中国在六千年人类文明历史实践中矗立不倒的真正根基。

《文明新论》为作者文集,包括少量的访谈与讲话,从文明史意识、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战国之兴亡反思、战国人物论、文明散记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谈中国文明历史,找准其文明正源,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孙皓晖系中国文明史研究院院长,文明史研究理论家,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等。

民间纪事

来自铁路的温暖

徐宜发

严重超员时旅客出门“一时难”的苦衷;参加春运工作组,深入沿线小站亲身体会到安全无小事责任重如山。毫不夸张地说,每到春运我们都如同过关,必须集中精力打好这一仗。

1999年春运从2月1日开始,历时40天。那时我已离开火车司机岗位,从事运输管理。春节前,春运拉开序幕,我与春运工作组的人员来到当时的西安分局。西安车站提前进入春运,走出去在周边设立了84个售票点,日售票突破45000张大关。机务部门检修了172台客运机车,兵强马壮迎接春运。西安、宝鸡两个车场段检修了216辆客车,新编车体11组。铆足了劲为春运提供足够的运力,成千上万的旅客源源不断地从西安分局运往祖国四面八方。

滚滚春潮涌,客流起高峰。春节过后,西安分局客流剧增,出川北上、东来西去、绕道南下的客流聚集在西安车站。2月21日是农历大年初六,过年的气氛还依然笼罩着陕西大地,西安车站就人山人海,车站广场、候车大厅的旅客熙熙攘攘,焦急地等候着一趟趟、一列列来来往往的客车,特别是那些急着去广州的旅客更是心急如焚。西安车站站急!急需开西安到广州的临时客车。晚上9点多钟,正在西安车站检查春运的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听到西安车站汇报,得知从西安到广州的客流大增,急需安排运

力的时候,孙副部长当即与铁道部总调度长通话,抓紧安排开行临客。直到深夜零点以后渠道全部沟通。路局春运办公室连夜将有关资料报至铁道部,于22日凌晨4点10分由西安开往广州的临客命令批复下达。10点37分,开往广州的临时客车满载着南下的旅客正点从西安站开出。随之以后,开往乌鲁木齐、太原等方向的临客先后开行,连续10天,日发送旅客突破8万人,缓解了西安的压力。

在我的《工作日记》里,还有一段关于湖北宜昌迎战春运的记载。2005年2月18日,我和路局客运处的人员在商丘车站检查“三品(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有毒毒品)”情况,时任局客运处副处长柴玉忠告诉我,襄樊铁路分局宜昌车站运输能力紧张,旅客大量滞留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刻与分局领导电话沟通,问明情况后迅速赶往襄樊。次日上午9点钟,我和分局有关人员登上从襄樊开往湛江途经宜昌的列车。我们边检查边征求旅客对列车服务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出行的需要。

《南来北往》中有一个镜头,几个旅客挤在车厢里的厕所门口急得嗷嗷叫,硬是敲不开门。原来厕所里面有7名旅客,处于无奈聚在厕所里不出来。这个画面没有丝毫夸张,春运中确有此事。我们登上1538次列车,当走到13号车厢

人与自然

聊赠一树梅

韩红军

黄昏,天色渐沉。借着天际最后一抹亮色,原来的安静又躁动起来。飞驰而过的汽车,步履匆匆的行人,以及急急归巢的鸟雀。当然,还有风。寒意料峭的晚风,如一位面庞身壮的中年男人,身心疲惫,却依然不敢放慢急切

的脚步。鸟雀、晚风,都在急着回家,而我却不能回。约了朋友,可到了地方,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电话又联系不上,内心不免焦灼。急也无用,索性锁了车门,穿过马路到对面的植物园打发时间。

早春的植物园仍在“冬眠”,了无生机。近处的草坪黄枯萧索,法桐、银杏、国槐,空杆着枯枝,即便是松柏、冬青、女贞这类常青树,团团老绿也显得滞重、黏厚,而诸如蜡梅、枇杷等冬花,多已凋败。无树可观、无花可看,只是在园内闲走。

一片竹林,横在眼前。青绿竹间,映照着星星点点的嫣红。走近,发现一树红梅。

似乎,这是对我向晚访园的回馈——早春无所有,聊赠一枝梅。

与梅而言,显然我来得早了。虬曲苍劲的枝干上,排布的多是待放花蕾。枝条串起的累累的花苞,好似长长短短的诗句,是“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又是“红豆星星初吐”。

也有零零落落的几朵,急不可耐地绽开了花瓣。数下来,不过七八朵,抑或五六朵。但花影摇曳,更显得安安静静、清静清雅,不慌不忙、不吵不闹。

梅花,似乎天生不愿抛头露面,总是羞怯地藏身于园中一角,与竹相伴、与松相邻,悄然绽放。古人更懂梅,梅香要“探”,总结有探梅“二十六宜”。其时,宜有晓日、晚霞、淡云、薄寒、细雨、微雪;其境,宜于清溪、苍崖、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而在梅下,林间吹笛、膝下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皆是雅事……

在人均寿命不及50岁的唐朝,白居易活了76岁,经历了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他的长寿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有人说,白居易的一生充满戏剧性,值得世人玩味:少年时期玩命地出人头地,中年时期玩命地为苍生请命,晚年时期玩命地逍遥快活。事实上,白居易在晚年每天专注于一件事,就是整理自己的作品。他很用心地把诗集做了五个备份,一份传给外孙,一份传给侄子,还有三份给了唐朝的三座寺院。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读到白居易的3000多首作品,这个体量在所有古代诗人中无人能及。诗仙李白的诗作只保存下来十分之一;诗圣杜甫40岁之前的作品很少能看到,留下来的也只有1000余首;写出孤篇《春江花月夜》压全唐的张若虚,他的作品也仅有一两首而已。

难怪苏东坡把白居易视为异代偶像知己。突然莫名地喜欢上了白居易,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聪颖、他的率真、他的执着,更因为他的诗里有泥土的滋味和气息,是一个有真性情的诗人。

遗憾的是,今日是临时起意,空手而来,无笛无琴无棋无茶。梅花,依然灿然笑迎,甚至还有意将不多的几朵开在低处。由此看来,我比宋人杨万里幸运。同是早春探梅,相较于他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我面前的梅花,并非孤零零的一朵,而且花也未在“最高枝”。

得此便宜,我站在树前,方可与花平视、与花亲近。暮色渐昏、寒意渐沉,这几朵已经绽放的红梅,神情自若。只见,花态碟形,片片花瓣微屈,层层疏叠。嫣红花色,鲜亮明艳,艳而不俗,艳而不妖,映着西天的晚霞,仿佛在努力亮着,温暖着越来越沉的暮色。最为特别的是,花心探出的纤细蕊丝,好似受了花萼内部的重压,四射而出,张力十足,这也使得花形立体多姿、精巧灵动。若再后退几步,远观之,薄暮里花与花相对,花与枝相偎、枝与枝相傍,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另有一番神韵与清趣。

我知梅花品种甚多,依照花色,有官粉梅、红梅、绿萼梅、玉蝶梅、洒金梅等品类。从花色看,这应是一株红梅,而红梅又有数十种。幸而树干上挂有树牌,写着“江南朱砂梅”。树牌下方还附有二维码,手机扫码显示后,有说明文字:“蔷薇科,李属,朱砂品种群。树冠呈不正之倒卵形。树干褐紫色,皮孔小。着花繁密,1-3朵着生于各类花枝上,节间短。花期多在每年3月中旬”……

确实,当下并非这树梅花的盛花期,一周或半月后,它肯定会开得更加繁茂。但那时,我可能没有机会再站在花前。

而现在即使“一树梅花开一朵”,没有芬芳满枝,没有繁花满眼,也无须遗憾。更多的时候,我们与一朵花、一棵树的相遇,可能不是在它最美的时光。然而无论何时,都是一种注定的情缘。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最好的遇见。

时,为做到心中有数,我从头数到尾,了解一个车厢究竟有多少旅客。这个118名定员的车厢容纳了264名旅客,其中一端厕所里挤了11个人。如若不是我亲眼所见,谁敢相信一个小小的厕所竟能挤进11名旅客?可想而知,这给那些需要解决“内急”的旅客造成多少不便!车上的旅客都很知足,常说:“能坐上车就不错了。”还有好多找不到座位的人只能站着,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乘上车。

查看过车厢里的旅客乘车状况之后,我还特意告诉列车长一个“秘诀”,在列车严重超员之时必须坚持“车窗要透亮,弹簧不压死,厕所没有人”的原则。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既好记又实用。

13点钟,我们到达宜昌站。宜昌春运的重点是春节过后,每天都有近4000人从这里走向祖国各地,我们及时调整运输方案,充分利用运力资源让旅客走得了,走得满意。

郑州是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会处,素有铁路“心脏”之称,每年春运都是全局的重点。2006年春节前,河南连续4天下大雪,机场停飞,高速公路封闭,急着回家过年的旅客都压在了铁路上。郑州车站旅客黑压压一片,滞留在站前广场,走了一拨儿又来一拨儿持续不断。郑州地区各单位组织的除雪队,日夜不停地清除道岔区域的落雪,为旅客安全出行默默地奉献着。1月21日接发576列旅客列车,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今天我们走进了高铁时代,昔日春运列车上那种拥挤不堪的场景已成为历史。高铁动车组列车成了春运旅客运输的主力军,来来往往的旅客进站乘车井然有序,感受到了来自铁路上的温暖……